




豪门恩怨

朱煊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豪门恩怨

朱煊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门恩怨 / 朱焯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99-5378-6

I. ①豪…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2739 号

书 名 豪门恩怨

著 者 朱 焯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文字编辑 宋 慧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8.25

字 数 94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378-6

定 价 5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回	迎亲风波	001
第二回	婚前洗礼	010
第三回	天外飞灾	016
第四回	智斗马小辫	026
第五回	闭门羹	035
第六回	羊入虎口	048
第七回	小荷尖角	060
第八回	匕首投枪	067
第九回	戈卯较锋	075
第十回	才女斗智	080
第十一回	雪上加霜	089
第十二回	儒杰身世	098
第十三回	机关算尽	104
第十四回	祠堂惊魂	111
第十五回	祖先之谜	121
第十六回	建文帝失踪之谜	130
第十七回	太子藏身之谜	140
第十八回	发迹之谜	146
第十九回	搬石砸脚	150
第二十回	布置陷阱	155
第二十一回	革命礼炮	165
第二十二回	东北恶虎	172
第二十三回	三朝回门	181
第二十四回	朱戈交锋	189
第二十五回	割腹掏心	195
第二十六回	智斗翰林	201
第二十七回	紫霞天书	212
第二十八回	私拆信件	223
第二十九回	恩将仇报	229
第三十回	无将报仇	240
第三十一回	血溅喜堂	250

第三十二回	兵临城下	259
第三十三回	命悬一线	268
第三十四回	虎口拔牙	277
第三十五回	谍血魔影	292
第三十六回	曙光初照	303
第三十七回	祠堂较量	317
第三十八回	神秘大胡子	331
第三十九回	磨刀霍霍	343
第四十回	李代桃僵	351
第四十一回	国共分裂	359
第四十二回	雌雄莫辨	369
第四十三回	同室操戈	376
第四十四回	宁死不屈	383
第四十五回	寡心楼	389
第四十六回	各显神通	398
第四十七回	丧里冲喜	405
第四十八回	孤燕回巢	414
第四十九回	凋谢的红花	427
第五十回	孔教会长	440
第五十一回	原形毕露	453
第五十二回	重整家风	467
第五十三回	黑龙会	480
第五十四回	茶楼评理	492
第五十五回	秦淮冷月	505
第五十六回	风云突变	518
第五十七回	难兄难弟	530
第五十八回	骨鲠在喉	542
第五十九回	出使苏俄	552
第六十回	四面楚歌	564
第六十一回	再落虎口	575
第六十二回	路漫漫兮	589
第六十三回	上下求索	598

第一回 | 迎亲风波

十里秦淮千年流淌，十朝盛境更加辉煌。

巍峨壮观的紫金山下是蜿蜒蟠伏的南京城墙，城墙内外是碧蓝的秦淮河水，它是金陵古城的母亲河，又是南京城的文化摇篮。沿着内秦淮河的两岸，河房林立，都是青砖灰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明清建筑风格。古老金陵呈现一派繁华景象。

民国初年，南京最繁华的地段是南门大街，那里商埠林立，马车、骡车、驴车、独轮车穿梭不断，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异常热闹。

在这条大街上，最显眼的店铺是春记南北货商店，这幢三层楼的店铺的老板是南京赫赫有名的朱直峰，他是南北货业商会会长。今天朱直峰家里有喜事，那就是长子朱儒杰娶亲。店堂内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顾客来买东西，一律九折优惠，生意格外火红。

突然大街上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炸得尘土飞扬，行人四散奔逃。投掷手榴弹的青年撒下一摞“传单”后，边跑边喊：“北伐军来啦，北伐军来啦。”警察吹起警笛，挥舞着警棒追捕肇事青年，繁华的大街上一片混乱……一阵骚乱过后归于平静，行人拾起传单，那上面只有“铲除军阀、打倒列强、统一全国”十二个大字。

南京市民看到国民党撒的传单，心中忧喜参半，不知迎来的北伐军是希望，还是豺狼。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建立了广东国民政府，国共两党合作，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了两广，准备北伐，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惊恐。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和盘踞在东南五省的孙传芳以及川、黔、滇等各派军阀联合起来准备组织联军，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前进。国民政府决定趁军阀尚未组成联军之际先发制人，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反帝反封建、为争取独立自由而战的正义战争。

北伐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西线占领了武汉，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中路线在南昌打垮了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陈潜的第六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直逼南京；东线何应钦的第一军从广东一路攻克福建、浙江后又进驻了上海，大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也向南京进发。1927年春，东西两路北伐军准备会师于古老金陵。

朱直峰正是在南京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下大办喜事的。春记店堂里的总管是苗先生，此人是个见过世面的买卖人。人们常说：“苗总管的眼睛瞄一瞄，肚肠子里面便有四十八条。”今天老板办喜事，迎亲大队为了摆谱，特地绕到店前接受同仁拜贺。刚才有人在大街上甩了颗手榴弹，引起苗总管的警惕，他吩咐两个同仁急办两件大事：一是拿着朱春记的拜帖给警察公署送一千大洋，请警察公署立即在南门大街加派岗哨，保护迎亲大队的安全；二是派小同仁邱相公去颜料坊六十号朱公馆，向朱老板呈报。虽然大街上摔了颗手榴弹，此时已经平安，又请

警察公署加派岗哨，但会不会再发生意外呢？他不敢拍胸脯，也无法预测，所以迎亲大队绕不绕到春记来由老板决定。反正该做的和该说的他都办了，怎么安排那就听老板的吩咐了。

朱公馆坐落在城南颜料坊六十号。今天迎娶新娘，气派的大门上扎了彩楼。一长串双喜红灯笼高悬，灯笼上贴着两个金字——朱府。小同仁邱相公来到张灯结彩大门口，门前鼓乐喧天，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进了门厅，迎面便是一座气派的楠木大厅。中堂的房梁上挂着“仁善堂”金匾，这里就是朱公馆迎接男客的地方，今天厅里自然是高朋满座。

邱相公径直向朱公馆的蒯管家走去，蒯管家是朱家大太太的远房亲戚。此人长得像根长竹竿，又细又长。可能是因为在主人面前经常俯首低眉的缘故吧，脊背微驼。但在下人面前，他很有威严，长马脸上有一双小眯眼，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穿一领长袍，显得稳沉老练。他看到邱相公朝他走来，扬扬手说：“苗总管来了电话，我已知情，你吃碗欢喜团子就去回禀苗总管，大爷吩咐，冤枉钱花了，警察署的岗派了，一切照旧，准备迎接新人吧。”

蒯管家交代后，转身向后进走去。朱公馆正宅前后共有七进，第七进是大爷朱直峰和二爷朱横岭两人居住的地方。按古人规矩，右边为大，所以大爷居右，二爷居左。今天办喜事，堂屋里的格扇大开，里面坐满女眷宾客。朱直峰和汤氏夫人两位主人分别坐在上席左右，应酬宾客。

朱直峰虽是五短身材，但长得眉清目秀。他是江南首富，在南京的金融界和南北货业中是龙头老大，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儒商的豪气；朱家是个百口旺族，从明代算起，他是朱氏门中长房嫡系第十九代族长，所以在决断大事时往往又显示出一股霸气。他今天身着虎皮长袍马褂，为他的长子朱儒杰娶亲，偏偏他的续弦夫人汤氏夫人处处从中作梗。

身穿长裙绣袄的汤氏夫人原是督军府的名门小姐。朱直峰生意场中每遇敲诈勒索，总是汤氏娘家解围。虽说现而今杨督军已死，但虎死不倒威，杨家依然颇有势力。汤氏夫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在朱氏家族中也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加上她是族长夫人，虽说是朱直峰的第三位续弦，俨然是一家之主，一呼百应，谁敢不尊？因为汤氏夫人眼睛是重瞳仁，俗称长了个“翳子”，对人又非常狠毒，所以人们背地里称她“瞎子”，“瞎子”生下小儿子朱儒璋后，担心前房长子朱儒杰将来继承家业，她的儿子不能接班，这就埋下了祸根，这个大家庭围绕着谁是未来继承人而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不，大少奶奶要进门了，矛盾就从迎亲开始……

蒯总管一步迈进堂屋，躬身请示：“请示老爷，迎亲之事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老爷吩咐。”

朱直峰掏出赤金怀表一看，点头答道：“八点欠五分。好，八八八，发发发。八点准时迎亲，儒杰。”

眉清目秀、身体瘦弱的朱家大少爷一步迈进堂屋，女眷们的目光刷的一下都聚焦在这位新郎官身上。只见他头戴插花礼帽，身着紫色团花锦袍，马褂上缠着一朵大红绸花，全身透着一股温文尔雅的书卷气。他是朱直峰原配夫人华氏所生，华氏生下长子后就撒手人寰，是由他姑母带大的。因为他天资聪慧，具有理财的天赋，又有儒家“仁厚”和“孝顺”的美德，所以族人都认为他是朱家事业理所应当的继承人。

朱儒杰走到堂前躬身答话：“伯伯，儒杰在。”

朱直峰向儿子交代：“时辰已到！八点准时前往迎亲，准备出发。”朱儒杰又躬身答道：“是！儒杰尊伯伯的吩咐。”

朱儒杰刚转身，朱公馆的姑太太抬手叫道：“慢！”

姑太太朱闲云二十年前还是个大姑娘时，大嫂华氏临终前托孤，把襁褓中的婴儿朱儒杰托付给她，从此她便含辛茹苦地抚养侄儿。出嫁后也长住娘家继续照看儒杰，汤氏夫人进门后，儒杰常遭暗算，姑太太更加小心，寸步不离她的小侄儿，朱儒杰才得幸免遇害。今天侄儿大喜，姑太太自然格外小心。姑太太关切地说：“今日迎亲大队要绕行大半个南京城，儒杰身子单，喝碗参汤再上喜车。三儿，参汤伺候。”

一个标致的小丫头上前答道：“是。遵姑太太吩咐。”三儿麻利地从一个使唤小丫头手中接过细花瓷碗，和姑太太一起照应朱儒杰喝参汤。姑太太给儒杰擦擦汗，拉着内侄的手疼爱地说：“儒杰，今天是你大喜之日，不能太劳累。迎亲路上颠簸，我在车上放了个枕头，路上靠靠，闭闭眼，养养神。知道不？”

“是！谢姑妈。”

“三儿跟随大少爷上车，小心伺候。”

“是！遵姑太太吩咐。”

朱直峰向儒杰交代：“你先迎亲，然后和新娘子一起去明孝陵，我在明孝陵宝顶上等你。”说毕向管家一抬下巴，示意开始。

汤氏夫人一听大爷要在明孝陵宝顶上等大儿子，心中“格登”一声。这件事太突然。事先未曾与她打招呼。显然是怕她打坝。怕只怕大爷趁大喜之日，立长子为继承人，在宝顶举行“授士大典”？那她的亲生儿子儒璋要想继承族长位置就此生无望了。这肯定是姑太太出的馊点子。想到此她一咬银牙，从心底里闪出一个念头：“姑太太对我不仁，莫怪我对长子不义。”但是汤氏表面上不露声色，只在心中盘算……蒯管家听到大爷吩咐出发，立即抬手吆喝：“动乐——请大少爷上喜车迎亲。”欢乐的喜乐声起，新郎喜洋洋地从堂屋走向天井。

第七进的左厢房内，一位大姑娘躬着身子站着，她正透过玻璃窗向天井瞻望朱儒杰。这位大姑娘就是姑太太的独生女——活泼大胆的云仙小姐，她与表哥儒杰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人行影不离。姑太太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侄儿，这对表兄妹也盼望早日剪烛西窗。偏偏汤氏夫人从中作梗，斩断了两人的情丝，破坏了这门亲事。云仙姑娘今天望着表兄出门迎娶新娘，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

姑太太走进厢房，知道女儿此时此刻心里不好受，叹了口气叮咛道：“云仙，新表嫂说话就进门，往后在大表哥面前……可不能风风火火的。”云仙咬着嘴唇酸楚地点点头。

第七进的右厢房内，也有一位泼辣标致的姑娘站在窗前，她也透过玻璃窗向天井瞻望新郎朱儒杰。站在窗前的是翠茹小姐，她是汤氏夫人的表侄女，前清老翰林毛鹏举的独养女。因为常到表姑妈家来串门，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也是自小就与表哥儒杰常相厮守，感情很深。后来姑娘人大心也大，也有意当朱公馆的大少奶奶，但朱家的姑太太横插一杠子，破坏了这对恩爱鸳鸯。今日表兄另娶淑女，叫她怎不伤心？

“翠茹。”汤氏夫人走进厢房低声数落表侄女：“朱家大少奶奶今天就要粉墨登场，你是翰林门第的千金小姐，又是我的表侄女。今后在大表哥面前——要懂规矩。”

翠茹眼圈一红，倒在汤氏夫人怀里抽泣，痛苦地问道：“姑妈，那肚里的孩子……”

汤氏夫人急捂翠茹的小嘴，左右瞻望没人，她把眼睛一眯才答腔：“放心！三个月内，我要你新表嫂坐着花轿进门，躺在棺材里出去。”

翠茹急了：“可肚子等不及，一旦出怀……”说到此，姑娘的眼圈又红了。汤氏夫人发狠地一眯眼，从牙缝里蹦出九个字：“那就三天之内见分晓。”

“三天之后表哥与新表嫂生米已煮成熟饭。”

“好！今天我要让迎亲大队在路上事故不断，不死也让他们掉层皮。”汤氏夫人说罢又吩咐侄女，“上楼洗洗脸、扑扑粉。今天，就在今天。你就开开心心地等着好戏开锣吧。”

“哎，”翠茹来了精气神，上楼梳妆去了。静悄悄的绣楼上，翠茹对着凌花宝镜打扮得有模有样，突然一双白嫩的小手从身后搂过来把她抱紧，一张英俊的瓜子脸紧贴到她的粉脸上，翠茹吓了一跳，从镜子里看清他是姑妈的亲儿子四少爷朱儒璋。

“大哥不要，我要！”朱儒璋轻浮地说完这句话后疯狂地亲吻翠茹。

翠茹蹭地一下站起身来，挣脱朱儒璋的拥抱，恨恨地骂道：“秋生，你表姐生是你大哥的人，死是你大哥的鬼。你敢调戏表姐，瞎了你的狗眼。”

“新嫂子说话就进门，表姐的‘嫂子梦’该醒了。”

“我是翰林之家的小姐，不是你这个小色鬼的玩物，滚远点。”

“表姐，大哥和云仙表姐是嫡亲表兄妹，我和你是嫡亲表兄弟。别看大哥现在神气……可朱家未来的主人是我，不是我哥。再说大哥房里也没表姐的位置了。我娶你，真的，我娶你。表姐，你比我大四岁，女大四，‘助夫发家’四个字。”

“做你的春梦吧！十二岁的小鬼就想和哥哥争宠夺爱，也不怕天雷劈了你。”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哥当权以后，也会灭我。你别看大哥表面上挺老实，实际上头顶上长疮，脚下流脓，坏透了。把你玩够了……现在一脚蹬下床，另觅新欢。”

“滚，滚，滚。”翠茹犹如受到致命一击，歇斯底里地喊道，“再不滚，我喊表姑妈了。”

朱儒璋讪笑着退出小厢房，翠茹对着他的背影骂道：“呸！朱家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也包括我大哥吧！”朱儒璋说完大笑而去。

“嘭——叭——”鞭炮声在朱公馆的大门口响彻云霄。

颜料坊这条长街上人山人海。迎亲仪仗队一字长蛇般地排了大半条街，最前面是十对大锣开道，大锣后面是十面“迎亲”大旗，旗下有一百对喜字大红灯笼，从上海请来的白俄铜管乐队奏响了迎亲曲。

庞大的执士仪仗队：红华盖、黄华盖、蓝华盖、紫华盖、翠华盖，五顶华盖上分三层挂了四十八个风铃，叮叮当当响个不停，预示着热闹吉祥。还有旗、伞、扇、节、麾、麾、旌、幢等礼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十班吹乐队在迎亲马车前吹奏，马车后面是护卫马队压阵，一律荷枪实弹，好不威风。因为时局动荡，朱直峰花了两千大洋从兵营中请来护卫队保驾，以防万一。

迎亲大队吹吹打打，浩浩荡荡，穿街过巷，过往行人驻足观看这浩大的迎亲大队，啧啧称道，窃窃私语……

朱公馆迎娶的是邬府十小姐，邬府坐落在船板巷 87 号。颜料坊与船板巷是两条平行的长街，中间只隔一条秦淮河，南岸是颜料坊，北岸是船板巷。东头连接两条街的是上浮桥，西头连接两条街的是新桥。两座公馆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但是迎亲大队却是从颜料坊东头出去，穿过彩霞街，走到讲堂大街，出水西门再绕到下浮桥，进柳叶街，再向船板巷前进。

船板巷邬府早就做好迎接新姑爷的准备。绣楼上，喜娘在给出嫁的十小姐梳妆，凌花镜中一张秀丽的小圆脸，一双活龙一般的眼睛在转动，她就是邬府的十小姐邬冷梅。

邬冷梅是金陵绸缎业大户邬毅玖的女儿，她在邬府老十房女姐妹中排行第十，是邬家才貌出众的十小姐。可惜红颜薄命，四岁丧母，在继母的虐待中度过童年，后来在舅舅家过着贫贱生活。舅舅是前清翰林院翰林兰济之，民国后穷愁潦倒，只好开门办学，讲授五经四书，把

全部心血倾注于外甥女的学业上，十小姐终于成为才貌出众的大家闺秀。

兰济之的学馆中，有位大学长是战国时越王勾践的后代，名叫勾仁和，他是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青年，经常发表文章，抨击时政，颇受爱国志士好评，但经常受到封建余孽的攻击。他便改名戈矛，横眉冷对攻击者。邬府族长邬毅泰是个封建卫道者，他对戈矛恨之入骨，当兰翰林想把外甥女邬冷梅许给戈矛时，邬毅泰就从中作梗，趁戈矛在国外留洋之机，以族长的身份，一言定乾坤，硬把侄女许给朱公馆。邬冷梅与戈矛同窗三载，深受戈矛激进思想的影响，也产生过朦朦胧胧的相思情。但在婚姻问题上受封建家庭桎梏的约束，她不敢公开反叛。今日出嫁，邬小姐却是愁云满怀，心头涌出淡淡的哀思。

邬家请来的伴娘是全城有名的喜嫂，陪嫁的丫头墨香原是前清官宦人家的小姐，其父是维新派，“百日维新”失败后被砍了头，抄家后墨香被卖入邬府成了丫鬟。邬九爷把她当嫁妆，作为陪房丫头跟着女儿一起到朱家。她的心中当然比十小姐更难受，陪房丫头连小妾都不如啊，但她还是强颜欢笑帮着喜嫂给十小姐梳妆打扮。

喜嫂给十小姐斜插髻花，啧啧称道：“十小姐，真是那句话，不是天仙胜似天仙。”娇小玲珑、典雅庄重的十小姐抿嘴苦笑。

墨香捧来凤冠说：“十小姐，给你戴凤冠了。”喜嫂向新娘交代：“这顶凤冠珠宝齐全，足足有五斤重。戴上后时间一长，颈子吃不消。你不能说重，越说越沉，懂么？累了就说吃得消。吃得消。我们抱着你的头给你揉揉脖子就舒服些。十小姐你可要记下呀？”

邬冷梅望着珠光宝气的凤冠发懵，茫然地点点头。

邬毅玖一脚跨进绣房。

“爹。”邬冷梅抬眼看见爹来了，急忙起身。

“坐，坐，坐。”邬毅玖扶女儿坐下。

“给九爷道喜。”伴娘喜嫂和墨香同时给邬毅玖行礼。

“同喜，同喜。喜嫂。”邬毅玖发话了，“今天九爷重金聘请你做伴娘，你要小心伺候，不能有半点闪失。朱家大太太是督军府的姑太太……可不是盏省油的灯。”

“请九老爷放心。”喜嫂给邬毅玖吃定心丸，“没有金刚钻，我就不揽瓷器活。我包十小姐顺顺当当拜完天地入洞房。”

“好，好，好，拜托，拜托。”邬毅玖说罢又转身对墨香交代，“墨香，你原是北平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不是你爹在变法中下了大狱，你也不会卖到我们邬家来。我们邬家没有亏待你，这次九爷选你为十小姐的贴身丫头，陪嫁到朱公馆，你要知恩图报。到了朱家，你要好好伺候姑爷和十小姐。”

墨香下跪回话：“九爷，墨香做牛做马也要报答邬家的大恩大德。”

邬毅玖扶起墨香连声说：“好，好，好，重托了。”

“爹。”邬冷梅忐忑不安地惨然说道，“女儿就要拜别了。”说罢跪下抱着父亲委屈地热泪双流。

“老十。”邬九爷抚摸着女儿的双肩说，“你从小没娘，嫁过去也是晚婆婆。不是你爹心狠推你下火坑，你大伯保的媒，我做不了主。”

突然，楼下庭院中传来一声“老九”。气宇轩昂的邬毅泰匆匆走进庭院，抬头向上又连连高声喊道：“老九，老九。”

邬九爷从绣楼里伸头向下答：“大哥——”

邬毅泰站在庭院中嚷道：“老九呀，不能磨蹭了。迎亲大队说话就到，赶快搀十姑娘进祠

堂，准备给祖宗辞行。”

风和日丽的扬子江畔，汽笛高鸣。

一艘挂有五色旗的江轮缓缓停靠在中山码头上，这里就是风雨陆沉、民生凋敝的南京下关码头。旅客蜂拥下船，人流走出下关码头，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提着印有“USA”的大皮箱急匆匆地下了船。

这位匆匆下船的旅客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新闻博士戈矛，他是江浙一带的名门望族。燕京大学毕业后，因仰慕前清翰林兰济之的渊博知识，故而拜在金陵学馆兰济之的门下，学习古文。出国深造期间，经常寄回稿件，依然用戈矛笔名，针砭时弊，揭露中国腐败的政治，被广大青年誉为爱国志士。这次回到祖国，他准备献身于伟大的新闻事业。

街边上停靠一辆黑色福特小汽车，汽车司机阿凯向他的小主人——戈矛招手，“少爷，少爷。”

“阿凯。”戈矛兴冲冲地走向司机。

“少爷。”阿凯从小主人手中接过皮箱，“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留学博士呀，西装挺刮，派头十足。我要有这个命，打死也不回来。”

戈矛笑答：“美国可不是人间天堂，黑奴的命运比中国穷人更惨。就拿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来说吧，家里的黑奴受不了虐待逃跑了，华盛顿到处张贴告示捉拿逃犯。连总统都这样对待穷人，何况资本家。你到美国去能享福？”

阿凯略感失望地“哦”了一声。

戈矛又忧心忡忡地说：“再说，我们的祖国四分五裂，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该回来报效祖国。”

阿凯连连点头：“那是，那是。少爷，上车吧。”

戈矛和蔼地说道：“阿凯先生，以后不要喊我少爷，喊我密司多戈。”

“是，少爷。哦，不。”阿凯洋腔洋调地连学三遍，“密司多戈，密司多戈，密司多戈。嗯，有洋味。密司多戈呀。老爷、太太在家等着密司多戈呢。许多亲戚都来给密司多戈接风——密司多戈，请。”阿凯拉开车门，戈矛在汽车中坐定，汽车启动了。

“到花露岗。”戈矛吩咐阿凯，“我先拜访兰老师。”

“不先回家呀？”阿凯惊讶地问，“见过老爷太太再去嘛！”

“我有急事，先拜会老恩师。”戈矛不容置疑地说：“快！”

汽车进入南京下关一条宽阔大马路，戈矛眼前一亮。

1898年大清王朝光绪皇帝变法维新，南京下关码头开放为商埠，码头附近建造了这条大马路，它是通往市内的主要干道。四年不见这里更加繁华了，商铺林立，行人摩肩接踵，车马往来如织。戈矛透过车窗向外看，一幢幢具有民族特色的商铺林立，春风堂、大德庄、天福记等店幌迎风招展。但是更耀眼的则是几幢西欧建筑风格的大楼。

中国银行大楼是一幢典型的仿欧建筑。门前六根古罗马柱显得气派豪华。

江南邮政局豪华中尽显英伦风格。

庆华鞋帽洋行的门前霓虹闪烁。

西洋眼镜手表公司又具有民国风情。

礼和洋行的橱窗里公开展示德国最新武器——各种型号的驳壳枪。

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和怡和洋行这两幢英国高大建筑最为显眼。门前霓虹闪烁，乐曲悠

扬,弥漫着西洋气息。戈矛一阵兴奋之后,悲哀袭上心头,这是一条典型的殖民地街道啊。但是戈矛还不知道这些外资开设的银行、洋行、商店大都是楼下用来经商,楼上成为从事间谍活动的据点。大马路二号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就利用“太古号”轮船在长江中上游收集军事情报,提供给下游的军阀孙传芳,假借孙传芳之手打击国共两党,阻止北伐前进。去年,震惊全国的金佛庄惨案就使国共两党闹得不可开交。人们都以为蒋介石借刀杀人,把身边的共产党员少将警卫团团团长金佛庄派到浙江去策反孙传芳的老部下,借五省的联军司令孙传芳之手杀害了金佛庄。其实这是潜伏在“太古号”轮船上的英国特工波切尔向孙传芳提供情报,让蒋介石有八张嘴也辩不清,大英帝国则坐山观虎斗。直到21世纪英国公布了解密资料才真相大白,它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北伐战争的铁证。当然,公布解密资料是21世纪的后话。

戈矛望着大马路忧喜参半地说:“不错,南京变得繁华了,可惜殖民地气息太浓。”

阿凯苦笑道:“少爷,哦,密司多戈。人们都说‘南京繁华二百米,再走便是荒郊地’。”

“什么意思?”戈矛问。

“密司多戈。你往下看——”汽车驶出这条两百米的繁华地段以后,进入一条冰清鬼冷的萧条的长街,古老的长街满目疮痍,沿街许多要饭花子在乞讨,不时便有背长枪的奉军走进店铺去敲竹杠。

“怎么……”戈矛吃惊地问,“南京城内哪来这么多东北奉军?”

“密司多戈。你留洋这四年呀,兵荒马乱的。这不,北伐军打到江西,孙传芳带着五省的兵马到南昌去和蒋介石拼命,南京城空啦。孙传芳十万大洋,请驻扎在山东的奉军代为防守。东北奉军收了十万大洋就来当看家犬。”阿凯摇了摇头感叹地说,“这群狗崽到了南京白天强买强卖,夜里到处打劫,妈妈的,比强盗还强盗。”

古老的花露岗街头有座石牌坊,进了石牌坊有口六角古井,居民就在井边淘米洗菜漂衣衫,古井不远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京金陵学馆,开馆教学的是前清翰林兰济之。在大清王朝即将灭亡前夕,慈禧太后曾想封这位学识渊博的老翰林为文华殿大学士,可惜大清突然亡国,这位老翰林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家乡。翰林院本是清水衙门,他又没有积蓄,为人好客,所以不到三年,坐吃山空,这才成为穷愁潦倒的教书先生。所幸者,他是远近闻名的学者,他教学有两大特点:一是旁征博引,厚积薄发;二是主张“洋为中用”,比较符合潮流。所以不少文人雅士到学馆来聆听他的教诲,戈矛就是兰翰林的得意高足。

邬冷梅是兰翰林的外甥女,长年住在舅舅家,从小聪明伶俐,学业上一点就透,戈矛在受业之余,经常辅导她新知识,传授新思潮。戈矛对小学妹久而生情,兰翰林也愿意成全大弟子。亲自前往邬府保媒,不想邬家族长邬毅泰设置障碍,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了这门美满姻缘。戈矛这才急如星火般赶回来兴师问罪。

金陵学馆有一座气派的大门,门前一对高大的石鼓装点在门楼下。古人在大门前安放石鼓是有规矩的,不是官宦人家不许用石鼓,石鼓上的雕刻也有讲究,只有皇家才能雕龙刻凤,官衙可以用仙鹤并勾连祥云。石鼓越大,这户人家的地位就越高。富商巨贾,虽然家大业大,但是禁止使用石鼓,违者治罪。兰翰林曾官拜大学士,所以门前可以用一对气派的大石鼓。门楼上挂着“金陵学馆”金字匾额。今天,众学子穿着长袍马褂在门前恭迎大学长戈矛衣锦荣归。

戈矛在鞭炮声中走出汽车,众学弟躬身施礼齐声说道:“恭喜大学长衣锦还乡。”

“不敢当,不敢当。”戈矛躬身答礼,“谢谢!谢谢!谢谢诸位同窗!”

“戈博士。”兰翰林的长子兰玉树歉意地拱拱手，“家父外出理事，小弟代为恭迎，里面请。”戈矛客气地：“还是玉树贤弟请。”

两人谦让一番，最后同时走进大门。

清静雅致的小客厅中，兰玉树和戈矛两人在红木方桌前对坐，兰玉树开言道：“今日邬府十妹出嫁，家父有意回避，小弟在家恭候大学长多时。”兰玉树知道戈矛的来意，不等客人开口，开门见山地挑明话题。

“玉树贤弟。”戈矛气愤地说，“戈邬两家有言在先，等我留洋回来，一旦取得博士学位就将十小姐许配给我。现在愚兄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新闻博士学位，邬府怎么能言而无信，不早不迟，偏偏在我回国之时，将十小姐嫁给朱家大少爷？”

“此乃时也命也。”兰玉树叹息道，“大学长可知我姑爹从武汉一路逃到南京的苦衷。”兰玉树所说的姑爹就是邬冷梅的父亲邬毅玖。邬毅玖和兰翰林是郎舅关系。

“愚兄刚下轮船，不知内情。”戈矛感到惊讶，急忙问道，“请贤弟赐教，陈九叔怎么了？”

“姑父在武汉是赫赫有名的商业大户。唉！吴佩孚和北伐军一开战，姑父的百万家产在炮火中化为灰烬。”

“瘦死的骆驼大似马，九叔在南京还有两片绸布庄嘛。”

“南京的两片店现而今归邬家大伯邬毅泰掌管，一场兵变把邬大伯的绸布庄抢劫一空。就在邬家窘迫之时，朱直峰调十万大洋给陈大伯救急，顺势提出联姻问题，邬大伯是族长，由他做主将冷梅妹许给了朱家，朱家‘下订’后就要迎娶。可你从美国动身之日起，到今日整整走了三个半月，结果新娘子被朱家抢走了。唉！你说，这是不是命？”

“冷梅妹呢？她没抗争？”戈矛问。

“争了。有表妹书信为证。”兰玉树说着递过一封信来，“可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家闺秀，怎敢违抗父命？她用书信方式找舅舅出面……唉！你看信吧。”

戈矛打开信笺念道：“‘舅舅，外甥女的婚姻大事本该由父母做主，但如何向远在美国的大学长交代？’对呀，问得好。不知恩师如何处置？”

“家父把信件交给姑父，请姑父慎重考虑。姑父找了他大哥邬毅泰，以男孩有病为由，想回绝朱家这门亲事。而且向大哥提出你们戈家是越王勾践的后代，还是皇族的后裔，不比朱公馆差。何况戈邬两家有约在先，要等你回来提亲。”兰玉树解释道。

“是呀。四年前就有约在先么，当时一则冷梅妹还小，二则邬家的大伯要我先拿博士学位么。怎么能言而无信？”戈矛愤懑。

“唉，”兰玉树叹息道，“坏就坏在她大伯身上。依小弟看来，这个邬毅泰除了贪图那十万大洋外，关键在于对大学长的新思潮颇为反感，这才断然破坏这门亲事。”

“我的新思潮？他怎么会知道？”戈矛一脸疑惑。

“大学长从国外不断邮寄文章回国，上海的星期评论上常有大学长华章，颇受青年欢迎，但邬大伯看到那些激扬文字大为反感。”兰玉树又做解释。

“哦——”戈矛如梦方醒，“那老恩师的态度呢？”

“邬家是老族长一手遮天，姑父软弱无能，表妹是个柔弱女子，你又迟迟不归……家父也就无能为力了。所以今天家父没脸去喝喜酒，也没脸见你，到灵谷寺朝山敬香去了。”戈矛叹息一声，在书房中踱来踱去。无意间一抬头，发现书桌上一帧身着戎装女子照片，这是兰翰林三女的玉照。兰翰林家有三位千金和一位公子。大小姐兰瑞梅嫁给“唱经楼”珠宝店的叶家小老板，二女儿兰瑞菊嫁给衙门里的刀笔小吏施漫青，三女儿兰瑞英是兰翰林的掌上明珠，她

从小就有救国志向，不仅跟着父亲学文，也跟着父亲习武，能在三十八根梅花桩上“走八卦”。她从中华女中毕业后便考上公费留学去英国深造，学习造船业，又旁听英国海军驾驶课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她便回国到广州参加革命。

戈矛端详照片，不甚惊讶地问：“你姐姐在英国学的是造船，怎么一身戎装呀？”

“三姐呀，她在英国认识了陈立夫，陈立夫是上海督军陈其美的大侄儿，蒋介石曾经在上海督军府当团长，所以陈立夫和蒋总司令两人私交甚厚，经他推荐，姐姐在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她拜读了大学长的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赞扬大学长是反封建的斗士。”

“那她对这门婚事是什么态度？”

“当然主张你和封建卫道者斗争到底啦。”

“对！你姐姐说得对。这次婚变和封建卫道者有关，我不能就此罢休。我找邬毅泰去。”戈矛说罢拿起礼帽就告辞，急匆匆地到邬府兴师问罪去了。

第二回 | 婚前洗礼

邬府昏暗的祠堂里。

长长一排影像高悬，大香大烛旺盛。邬府十房所有亲人全体垂手肃立。

长班高唱：“动乐——”

古朴的音乐细吹细打。

长班又唱：“邬氏门中第九房十小姐邬冷梅，今日出阁大喜，给列祖列宗辞行，跪拜。”

邬冷梅头戴凤冠，身着红袄凤裙，足登绣鞋，庄严叩拜。

这时，当差的高举龙凤帖走进祠堂禀报：“禀九爷！朱府迎亲大队已到，新姑爷送拜帖求见岳丈大人。”

邬九爷立即吩咐：“大开中门，正厅迎接，花厅摆酒款待新姑爷。”

气派的邬府大厅内，邬家众位老爷在前，少爷在后排成两行迎接新姑爷。

邬家祖上是京官，曾任光禄寺大夫，邬冷梅的祖母曾封过“诰命夫人”，是个诗礼之家，簪英之族，当然也是邬家老辈经常炫耀的资本。邬家在南京传到毅字辈这一代时共有兄弟十人。邬大爷邬毅泰本是读书人，中举进京赶考，大清突然灭亡，使他仕途幻灭，正巧老父病亡，他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族长的位置，成了邬家呼风唤雨的人物。从此邬家事无巨细都得由他发号施令。邬二爷英年早逝，没有后代。邬三爷邬毅兴是邬家百万家产的创业人，他善于经营绸缎买卖，带着九弟邬毅玖在外经营多年，不仅在南京开有邬毅兴绸庄，还在汉口，长沙、重庆、淮南、开封等地设有邬毅兴分号，他将外地分号交给五个弟弟去经营。长兄是举人老爷就不必出去操心了，三爷为他在麒麟门外买了一千亩田地，让族长坐享其成，收租享福，又在南京买了块地皮，盖了船板巷正宅和偏宅两处房产，分给在南京众兄弟居住。他自己又在胭脂巷盖了一座豪宅，给结发妻子三太太享受，自己则看破红尘，入山修道去了，这一去就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来。

邬三爷临走时交代两件事：一、三太太膝下无儿无女，他将九房的四少爷——邬大焘过继到三房来，陪伴三娘，为她养老送终，将来继承胭脂巷万贯家产；二、家业是他和九弟共同挣来的，老九理应多得一份，故而南京和武汉以及长沙的绸庄统统归邬毅玖。

但是邬毅泰起了歹心。他对九弟说：“你养的五个儿子都还在念书，你一人要汉口南京两头跑，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长住汉口，我来帮你经营南京的店铺。”他看老九阴着脸不吱声，解释道：“你大哥是读书人，有田有地，总不会谋夺你那份产业吧。”眼见老九依然愁眉苦脸地不表态，便说：“这样罢，你哥帮你代管三年，三侄儿大泽算盘精，你把大泽派到店里来管账，三年后你大哥连本带利如数交还。”邬毅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南京的绸庄交给大哥代为经营，从此邬毅泰就走上了商途。因为他是前清举人，又经营两爿绸庄，实力雄厚，

同行便公推邬毅泰为南京绸缎业商会会长。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归还产业之事。

今天他以族长身份，率领邬氏家族众人喜迎新姑爷。

朱儒杰向各位长辈行大礼：“小婿朱儒杰叩见大伯父、岳父大人和各位伯伯、叔叔。”

众位老爷说：“新姑爷客气，客气。”

邬九爷将女婿扶起客气地说：“贤婿请起。”

朱儒杰行完大礼后又起身向众舅爷拱手作揖：“儒杰拜见众位舅爷。”

邬家众兄弟拱手回礼说：“恭喜新姑爷。”

邬九爷吩咐：“花厅用茶，新姑爷请。”

众位老爷和少爷陪同朱儒杰走向花厅。

花厅里，四个当差的躬身说道：“恭迎姑爷。”

朱儒杰说：“每人赏大洋十块。”

四个当差的又躬身道谢：“谢新姑爷的赏。”

朱儒杰刚坐下，大茶房双手捧着盖碗茶敬上，高声唱道：“新姑爷，你老人家欢喜糖茶敬着。祝新姑爷欢欢喜喜、甜甜蜜蜜。”

“赏大洋十块。”朱儒杰大方出手，一赏又是十元。

大茶房恭敬打千：“谢新姑爷的赏！”

二茶房捧来莲子羹说：“新姑爷，你老人家的莲子羹敬着。祝新姑爷连生贵子！”

朱儒杰又赏十块大洋。

小茶房捧来盖碗茶说：“新姑爷，你老人家的香茗敬着。祝新姑爷远近闻名！”

朱儒杰也赏小茶房大洋十块。

邬九爷客气地说：“新姑爷请用茶！”

“谢岳父大人！”朱儒杰道谢后开始喝糖茶，吃莲子羹。

邬府后堂里，更为热闹。

邬家各房太太齐集后堂给十小姐送行，十小姐拜别众姨娘。

邬冷梅说：“各位姨娘，冷梅四岁丧母，多亏姨娘们照应。侄女谢谢诸位姨娘周全。今日冷梅谨遵长辈之命……拜别了。”

邬冷梅说罢就行叩拜大礼。

七娘扶起邬冷梅后，谆谆告诫：“十姑娘，朱公馆非同一般。规矩多，治家严。你又摊上个晚婆婆，仗着她娘家的势力在朱家一手遮天。姑娘，你百事都要小心。”

邬冷梅诚惶诚恐地说：“侄女谨遵七娘之命！”

三娘递过一只玉镯说：“十姑娘，当年我久病不起，你生母送我这只玉镯后，戴在手上就百病消除。今天你戴上它，保你消灾免难，也算你亲娘的陪嫁吧。”

三娘给邬冷梅戴上镯子。

邬冷梅感激地说：“多谢三娘赐宝。”

十娘走过来向侄女说宽心话：“十姑娘，俗话说，十年媳妇十年婆，十年熬成太婆婆。姑娘，你就慢慢地熬吧。”

“十娘，侄女记下了。”

邬冷梅走到继母面前给九娘下跪，眼圈一红酸楚地说：“娘，女儿拜别了。”

胖墩墩的九娘搂着女儿哭诉道：“我的儿，你小时候……娘常打你是为你好。可别记仇。”

常来家。”

“女儿不记仇，一定报娘养育大恩。”邬冷梅说。

邬冷梅最后庄重地向大娘跪下，恭敬地说：“侄女辞别大娘，恭听大娘教诲。”

端庄的大娘一脸威严，语重心长地告诫侄女：“十姑娘，你到朱家后，将是长房长媳，朱公馆未来的继承人。你要做百口旺族的表率，一定要严守家规，好好侍奉公婆，将来自有出头之日。今日出嫁，你可知女儿家出嫁后有‘四忍’？”

邬冷梅嗫嚅地问：“哪四忍？侄女请大娘教诲。”

“第一忍，万恶淫为首。侄女可要牢记‘淫之忍’三个大字。”

“请大娘放心，淫乱之事，败坏名声。侄女出身名门，自会保全名节。”

“好。第二忍，百事孝为先。侄女要牢记‘孝之忍’。”

“侄女常习孝经，熟记‘人子事亲，存乎孝敬，怡声下气，昏定晨省’的道理。”

“好，有你这句话，大娘就放心了。第三忍乃‘夫之忍’懂么？”

“懂。对丈夫要‘奉承君子，唯命是从’。”

“对。你要学汉代孟光对丈夫举案齐眉，夫唱妇随。”

“侄女记下了。”

“这第四忍是‘富之忍’，”大娘加重语气告诫侄女，“你可要记牢。多数人家的千金小姐坏就坏在把‘富之忍’置于脑后。”

“侄女自幼熟读经书，不敢忘记‘富之忍’。”邬冷梅低眉顺眼地说。

“那你说说看，何谓‘富之忍’？”

邬冷梅侃侃而谈：“孔子教诲，君子当富而好礼；孟子告诫，切莫为富不仁。就是说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应该是富人的操守；孟子告诫富人，施仁才能消祸，守礼才能防败。侄女今日进了朱家富贵之门，一定牢记‘富而骄，骄而败’的道理。”

大娘欣慰地点头赞许道：“好，不愧是兰翰林调教出来的女弟子。上盖头吧！”

喜嫂和墨香给十小姐在凤冠上盖上红盖头。

大娘吩咐：“有请大少爷。”

丫头高声喊道：“有请大少爷。”

文质彬彬的大少爷——邬大东款款走进后厅。邬家的小字辈以“大”字排行，共有十四位少爷，都是先读四年蒙馆，读过“五经”、“四书”之后，再进洋学堂。邬大东已经是中英中学的毕业生，准备出国留学，但是大伯父不赞成他出国，因此考上大丰银行当练习生。这是南京巨商大贾人家的规矩，在自己家中当小老板之前，必须先到外面当学徒，吃三年苦，满师后才能回来掌权。今天他早早立在堂外等大娘的吩咐，什么吩咐？妹妹出嫁不能自己走出去，必须由哥哥抱上轿。所以他早早来到后堂待命，听到大娘呼唤，赶紧进后堂。

邬大东恭敬地说：“大东听大娘吩咐。”

大娘笑殷殷地说道：“你是邬家长子，又是十姑娘的亲哥哥，按南京风俗该由你抱妹妹上花轿。”

邬大东躬身回话：“是！大东遵大娘吩咐。”说罢转身走到妹妹身旁，“十妹，大哥抱你上花轿了。”

邬大东抱起妹妹，邬冷梅在盖头中喊了一声“娘”，放声“哭嫁”。

众位婶娘起身送嫁一起“陪哭”……这是南京办喜事的规矩，姑娘上花轿时，要“哭嫁”，以示难舍父母恩情，其实大姑娘出嫁时都有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嫁到婆家是何种命运在等待